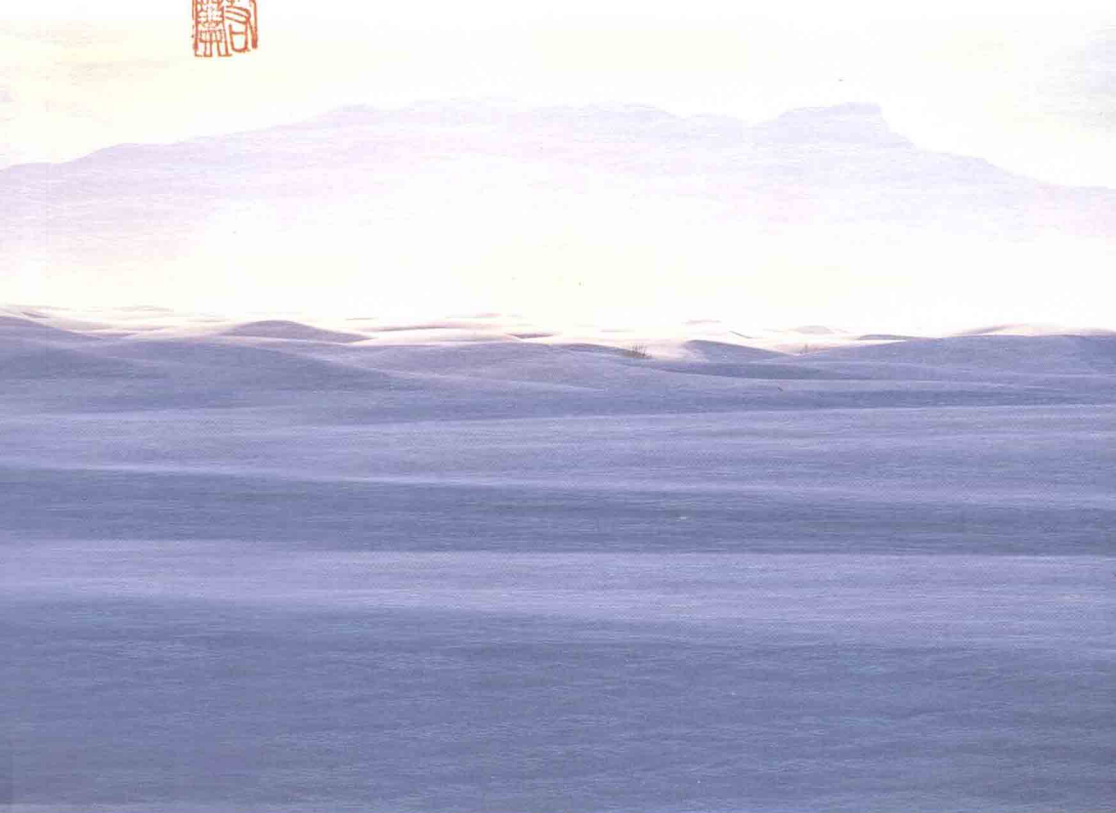


管志华著

走过那山
跨过这河



上海辞书出版社

走过那山
跨过这河

管志华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那山 蹚过这河/管志华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6-3305-0

I. ①走... II. ①管...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140 号

责任编辑 朱志凌
特约编审 秦振庭
助理编辑 吴 梦
书名题签 爱新觉罗·若兰
装帧设计 姜 明

走过那山 蹚过这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1 插页 1 字数 250 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305-0/I·131

定价: 4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序 留下这些文化碎片

李 辉

十几年前，我与管志华先生结识时，他是业余诗人。社会日趋浮躁中，难得他仍如一位青年，写诗热情不减而陶醉。他曾在军工企业界工作过，二十五六年前入新闻界，后成了我的同仁。诗一直是他所爱，不管是否出色，他依然看重这一种热爱的投入。一个人，能把青春的文学梦延续到行将“耳顺之年”，本身就是为自己的人生所写的可以一直读到老的一首诗。

职业的转变，使管志华有了更大的写作领域。由写诗，他再走进通讯、人物特写的写作。他怀着一种诗情，把文化的触角伸进上海的世态万千，伸进各界人士的人生故事。多年所写的通讯、特写与随笔一旦汇集起来，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便有了另一种的个人呈现。他把这些写实类的作品，起了一个很虚的书名《走过那山 蹚过这河》，或许在他的心目中，他所采访过的人物，他所关注的话题，就是城市的山，城市的河，徜徉这样的山与河之间，他有自己的满足与快乐，有自己珍爱的文化情怀。

或许因为是侧重于新闻的缘故，管志华所写的人物特写，在我看来，如果文字多一些变化，结构多一些层次，相信能够更有力度。尽管如此，我乐于在他的作品里，读那些感兴趣的人与事。

浙江的南浔古镇，我去过数次，每次都会走进绿荫环绕的著名藏书楼“嘉业堂”，对当年藏书楼主人刘承幹的爱书情怀，常怀着深深的敬意与羡慕。在管志华的作品里，我高兴地读到了一篇《九七老人的长寿人生》——采访对象是刘承幹的公子、上海文史馆馆员刘诒万。作者以纪实笔法，以生动的现场感，把一位朴实、真诚而可爱的高寿老人的形象呈现出来：

2010年大暑天，在闹中取静的巨鹿路寓所初见刘诩万先生，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处世豁达、谈吐优雅的老人，他白眉慈目，脸色红润，双耳垂肩，身板硬朗，虽说耳朵有些重听，但精神矍铄，思维明晰，只须稍稍提高音调，抑或其间递上纸条“笔谈”，我们话题的交流无拘无束。第二次会面，老人家正聚精会神地用放大镜阅读一本刚出版的书籍，原来里面有刊登写他父亲刘承幹的文章和照片，我接过书朗声读起，他不时评点：“这是事实”、“这里不实”，特别里面提到他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将上海胶州路450号旧居作为藏书之地，他边指着照片边纠正道：“当时这是租的。”

我很喜欢这样的人物特写。遗憾的是，有一点管志华似乎没有意识到——汇聚刘诩万这些前辈的上海文史馆，本可以成为他的写作宝库，如果抓住机会，系统采访一些与刘诩万有着同样经历的民国老人，那么，他对上海及江南文化的历史钩沉和描述，一定可以蔚为大观，这本书也就必然厚重得多。

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就真的永远错过了。

好在管志华毕竟用他的笔，捕捉住上海文化的吉光片羽。一些人，有些事，因留存此书而不被淡忘。

完稿于2010年11月9日，北京

目录

序 留下这些文化碎片	李辉
------------------	----

海上风韵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2
上海会馆的源流	5
上海商人和苏州文人	9
“大隆”的创业与勃兴	11
上海烟草的品牌故事	18
德力西与中国航天	30
上海移动：企业社会责任标杆	37
会说话的“红绿灯”	49
附：马路交通的“经济学”	
——未来的城市智能交通(罗赞文)	51
乐为电力添砖瓦	56
华亭人闹元宵	63

人物影像

赴美留学不辱使命

——访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石双惠研究员	66
-------------------------	----

留学：重在“会学”

——访上海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郑衍衡	69
-------------------------	----

附：我亲历改革开放后首批留美路(龚祖坝)	72
----------------------------	----

弘扬国学 传承中医学

——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75
----------------------	----

妙手起生死 大医济苍生

- 再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81

点亮心灵一盏灯

- 访华亭宾馆董事长、总经理董剑珍 85

柏万青：从“草根”走向“明星” 108

人际沟通 和谐社会 123

辞海精神和上海文化

- 记出版家巢峰 135

忆贾安坤先生二三事 140

从翻译导游到旅游局长

- 道书明话上海旅游今与昔 144

真文章在孤灯下

- 记上海昆剧名家张静娴 148

“草书王”漂落上海

- 记当代草书名家爱新觉罗·若兰 150

“中国玫瑰第一乡”的文化遗产

- 访兰州永登县苦水镇木偶老艺人 157

九七老人的长寿人生

- 访上海文史馆馆员刘诩万 161

旅行散墨

此间风物属苏绣 170

水灵震泽 175

天上云居 179

“天堂草原”巴里坤 181

哈密：人亲水甜风光好 185

雄关漫道真如铁

——嘉峪关走笔	189
弯弯月牙泉	195
先秦文化的摇篮	
——旅行甘肃偶记	200
伏羲故里参观记	204
在西安看实景剧	211
盛世经典·苏河湾	214
御港风貌	217
当涂：诗性的土地	
——兼记李白的终老之地	222

城市感怀

边缘人	232
莫做手机的“奴隶”	234
城市留下什么	237
飞过城市的天空	241
城市与老人	246
美食：通向世界的护照	250
对城雕之孔见	252
缘何缺标志性城雕	256
城市需要景观家	258
由“学书”想到景观	260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锦江国宾车队世博接待中故事	262
人性与文化的力量	266

海上藏石“拍卖经”	269
苏州河风光	271

书林一叶

读书的“三生主义”	276
读书与清谈	280
谈国学	284
刘邦的“骂儒”	288
夜读《庄子》	292
巾幗的情怀	

——读《玉兰正盛开》	295
------------------	-----

新闻先驱者的心灵史

——读钱江的两部报史新著	297
--------------------	-----

识度和守度

——读《裴沛然选集》	300
------------------	-----

文人“触电”	302
--------------	-----

有感于《新华字典》的风波	305
--------------------	-----

博观会通鉴古今

——读《中华一万年》有感	308
--------------------	-----

史家的公正和公允

——重读《史记》	310
----------------	-----

留住文化之根

——读《中国魅力名镇》	314
-------------------	-----

守岁记	316
-----------	-----

后记	321
----------	-----

海上

走 过 那 山 蹚 过 这 河

风韵

商人群：与城市崛起相伴

近代上海，逐步演变成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而商业人群中，不乏大商人、大富翁、大老板、大资本家和大买办。几百年前，上海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比如，明清时期上海只是苏州府的“卫星城”，后来渐渐繁华，誉称“小苏州”。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却变了上海的“卫星城”，以至称作“小上海”，其间当有夸耀、自豪的成分。这里，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而是折射苏州作为原来传统和兴盛的城市在近代的没落，也体现商人的积聚和能量，他们与新兴城市相伴，推动经济格局的震荡、变迁，使上海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神话。

上海开埠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的工业、商业、贸易和金融中心，从而取代苏州原来的主角地位。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内的棉布、棉纱、茶丝及米的贸易都不再流经苏州，苏州曾是全国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此时已无进也无出。随着上海在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中心地位的确立，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和外国投资的主要场所。如1900年，苏州进出口总值为117.9287万关平两，上海则为38948.4395万关平两，后者为前者330倍之多。再如1900—1937年海关的统计，这30余年中，苏州进出口货值总数最高年份为1922年，达2636.8162万关平两，而同年上海进出口货值总数为134744.0887万关平两，后者也是前者的51.1倍。可以说，上海取代了苏州传统经济中心的角色，以超强的经济聚散能力，让当时有限的资源、资本流向上海自己的“聚宝盆”。这中间，商人群体的能量和功用不可忽略，正是这样一批资本“蚁民”，将一块香喷喷、好端端的苏州酥骨迁搬上海，苏州的中心地位由此沉沦，辉煌不再。

从宏观眼光分析，19世纪中叶发生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经济社会封闭的状态，把中国推向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导致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分化，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新的经济兴起，在这种社会转型中，

部分适应了新经济发展需要的城市获得发展机遇而勃兴，而原先具有稳固地位、经济发达的城市则由于在转型过程中未能适应变化，从而出现衰落。苏州中心地位的沉落正缘于此。

从具体因素分析，交通地理位置的优劣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当初苏州之兴，仰仗于地处明清时期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网密布，水陆交通发达，尤其得益于京杭大运河之便利，“南海百蛮之入贡者，南方数百郡之求仕者，与夫工艺贸易之趋北者，今日杭州而明日苏”，成为当时苏、杭繁华之乡的真实写照。然而，铁路的兴起，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渐渐退化，慢慢地，苏州传统商业贸易地位一点点下降，像起初非常发达的苏州米市，到了清末年间迅速衰退；曾经十分兴旺的粮食专业批发市镇枫桥，到了民国初年，渐渐门庭冷落，以致变成“寒桥”。史书记载，民国以来“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而已”，苏州从全国性的大城市衰退成区域性中等城市；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也是重要推力，期间，苏州大量的地主商绅逃往上海避难，带走了巨额财产。地主商绅包括官吏在上海发家致富后衣锦还乡，则是大兴土木、大造园林，无有志向、意识去打造一个真正强大的苏州。

近代苏州的衰退，归咎于传统经济的解体缓慢和对现代经济的反应迟钝。本来苏州具有独特、优越、领先的丝织业，然而这种优势却捆住苏州自己的手脚，在常规的惯性中，不肯也不为现代工业大潮所动，让往日的辉煌自我陶醉而麻痹嗅觉，致使新式工业一直未有发展，与充满朝气、活力的上海相比，近代苏州在满足中落伍，为此，有人自嘲：“苏州有文化，无商化。”缺乏市场活力、激情，苏州陷入农业经济的桎梏，落入窠臼而无独创。相反，上海逐步成为移民城市，拥有雄厚资

金、实力，商人开店办厂，市面兴旺，追求商机，讲究商道，使近代上海从“矮个”成长为“巨人”，而近代苏州却从“巨人”缩小成“矮个”。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曾是经济兴盛、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清末民初以来，苏州士绅除少数人发生身份和观念转化外，多数人保持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社会主流的士绅意识，通过各种渠道浸润漫延，严重影响一般民众，正是如此，晚清苏州的民风变得异常靡弱、闲散，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丢失和缺乏实现早期现代化所必不可少的紧迫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对苏州人，有人评说“长于持论，短于行为；勇于发端，怯于临事”。在这样的世风影响下，清末民初，苏州较少人愿意将其资本投入到现代实业中，以致机器生产的工业厂家寥若晨星，这样造成苏州钱庄吸收的存款在本埠难以销纳，不得不转向外埠寻求出路。恰恰相反，靠苏州最近的上海，由此大得“天时、地利”，苏州的钱融进上海，给上海的命脉贯注血液，也像乳汁滋养孩童一般，让近代上海的身子、个头愈长愈高、愈发强健。

上海会馆的源流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以前曾拥有众多会馆，迄今逐步演变成休闲娱乐、聚会宴请的高级场所。其实，考察或考证会馆的起源、流变及其功能，可窥见中国文化精神的社会组织之一斑，进而认识会馆作为中国社会的“乡土之链”，在维系和呵护侨居异地的商旅游子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会馆，是伴随明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大量流动而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历史产物。所谓“会”，是聚合的意思；所谓“馆”，则指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起来就是“聚会寄居场所”。在永乐年间，由于明廷迁都北京，南商纷至沓来，商业竞争在京展开；而北京成为科举的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形成京试蔚为大观。这样的社会变迁，为会馆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和供需关系。于是，江南府、县在京官僚、商贾率先捐资，在京城营置会馆，既解决同乡官僚与商贾在京的住宿问题，又为同乡之间的团拜、祭祖、敬贤等提供了活动场所。可能是它的优越性，即这样的会馆可以凝聚同乡力量、保存乡土文化、推行宗法制度，让各地商旅纷纷仿效，慷慨解囊设会建馆，一时间会馆在京城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形成北京一道特有和特奇的人文景观。

按类别分，北京成百上千的会馆分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移民会馆。官绅试子会馆显然是应科举之需，一旦京试中举，自然中举者不会无动于衷，对会馆的关注和关心常常“今非昔比”。据史料，明清时代，江西籍官员在朝中势力较大，因此江西的试馆最多。从永乐十三年(1415)至光绪三十年(1904)的科举，这两朝近500年间在京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其实实际应试者远不止此数，可见官绅试子会馆对仕途何其重要。

至于工商会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商品流通的扩大，同时士大夫、官僚阶层对商人及其所从事的职业的认同，工商业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协调

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便有工商会馆之设。因为行业性质,所以也称“行馆”。这种会馆遍布全国各地,尤以沿海、沿河地区为多。

移民会馆主要为适应人口流动而置,由移民设置的同乡会馆以长江沿线的江西、湖广、四川最为典型。由于语言的差异,刚到一个陌生地方的移民群体与土著及其他省的移民间存在较大的隔阂,缺乏认同感和信任感,使得各省各地区的移民内部需要有一种内聚的集体组织,以期互相帮助,共御外来势力,而对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民间信仰,使得这种组织以会馆及其相应的庙会形式出现。

会馆的社会功能可归纳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会馆起始由同籍官僚创置,是节庆、闲暇时的俱乐部,其后出现不同功能的分野,使得会馆“和而不同”,在保留自身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吸收他人的精华。会馆在流变中,其实是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适应社会变迁中产生,又在不断改变着自身的形态,它为同籍、同志、同道提供生活的依靠和精神寄托。

在中国科举制度结束后,特别随着上海的开埠通商,北京会馆的政治意义和会试作用渐渐衰落,工商会馆的商业功能凸显起来,近代“国商”们移步转向沪上,虽然依旧惦念“红顶”的庇护,但毕竟到十里洋场上需要靠实业、实力说话了,于是,商会取而代之。其实,商会与会馆“不同而和”,它们有许多的一致追求,会馆最终可成为商会的“合帮会员”,传统文化与近代文化进行碰撞与对接,上海的会馆的理念、功用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人感到有趣的是,上海的会馆建筑形态不再仅仅是假山花草、小桥流水的江南园林式,而是崛起了大量美欧的洋房、别墅,形态变,内涵也变,它们再也不满足于“答神庥、睦乡谊”的老土著,而是仿效西洋做派,一旦聚会就要讲究所谓“契约”、“合约”了。在上海,会馆的表现形式多种

多样,除了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外,还有因经商的地区相同而建的会馆。如位于上海半淞园路 239 弄 31 支弄 15 号(现由中山南路 1551 号出入),有座类似庙宇宗祠式院落,它高寿九十多岁了,是当今上海保存最为完好的会馆建筑——三山会馆(始建于 1909 年,1914 年竣工),亦称上海闽商会馆。以今日眼光看,三山会馆作为明清时期同乡会馆,在代表和演绎上海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旧上海会馆还有浓烈的帮会、帮派性质。如在上海新乐路 82 号,有座 20 世纪 30 年代由法国人设计的小洋楼,其实就是昔日上海滩风云人物、帮派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合股公司的办公地,也是他们碰头聚会、观赏名优的娱乐场。要说里面的故事,也是十分之多,但作为士绅文化与庶民文化相互交融的载体,会馆文化的追求更新是体现在对近代社会变迁的适应上。

据说,现代上海近年建置一大批会所、会馆,业主大部分是房产商,可能是情有独钟,志在必得,先是“圈地”,造豪华建筑尽显奢华,成为白领阶层、大阔佬会聚、享受的场所;后是“圈房”,追寻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的建筑风貌,将许多老洋房修旧如旧,延展其风姿与容颜,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来此雅聚,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古谚。

不过,也有例外。上海滩正有一部分人,正用尽心力、心血在打造中西文化之会、中西交往之所。如位于上海襄阳南路 388 弄 25 号的大可堂普洱茶会所,是经老洋房改造的旅游观光、休闲聚会的文化场所,不仅是汇聚智者雅市的茶园,也是名副其实的普洱茶博物馆,汇聚了一批文化名人,每临夜晚,清风徐徐,高朋满座,茶香四溢,茶客赏着陈年的紫砂壶,缓缓地拿起品茗杯,淡淡地闻一闻,细细地饮一口,转而看一下老式照相机、留声机,再闻听悠扬、轻灵曼妙的古筝乐,不失“偷

得浮生半日闲”的闲情逸趣。而坐落于上海市中心的领馆区、藏身永福路 200 号的雍福会,更是沪上闻名遐迩的顶级会所,是老洋房改建的经典餐厅,内部装潢体现出中西合璧、古典时尚、天人合一的风格,复古风格的西式建筑下倾注着浓郁的东方色彩,庭院里满眼郁郁葱葱,厅堂里所有的陈设精美雅致,同时显示上海人的精致。以灯为例,门廊吊灯是铸铁雕花,案上台灯是镶拼玳瑁,顶灯是孔雀绿,壁灯是暖橙黄,件件耐看,并不抢眼,是展现主人的特有的艺术视野和文化宽容,这里旋即成为上海的高级社交中心,不少中外名流均已成为这里的座上客。

由此看来,会所、会馆不单单是一种社会产物,也是人们一个能动性的创造。它有被动式的适应,也有自觉的积极进取。从历史角度看,它不仅包含对明清社会风气趋向浮华的一种反拨、一种矫正,实际上,它也弥补过去社会在这方面的管理空隙,因此使其留有一席之地。